



㊀ 咖人物

文 圖 洪于雯

伊格言

用寫作積極介入社會

的紙上行動藝術

Q — 談談你的創作風格，以及從一個理性的醫學學習者，跨入為感性作家的角色轉變。

言 — 我的人生所面臨每個重大轉折，都是「不得已的」，真的。依照我的個性，醫學系即便非我最愛，但都考進來了，我也會想至少念完再說。之所以離開醫學系，是自覺已面臨心態與身體上的絕境。那無法負荷的程度，是會死在那裡的！我說的「死」，就如字面解釋不是重度憂鬱，就是身心俱疲。我認為人能夠掌控的事情相當有限，唯有盡力。這世界當然不見得照我想要的樣子運轉，但總有一小部分我能做的事情。我想謙虛把這部分做好。寫小說與寫詩，對我而言都是很感性的事情，只是文體、結構的要求不同。我的這兩類作品，都有著很

沉重的情緒。在長期閱讀的經驗裡，我非常少看到 Happy Ending 可以寫得深刻，「快樂」真的很難有深度。Happy Ending 當中，有些是「歲月靜好」的感覺。有些則帶來感動，但那都不能算是單純的「快樂」。我少數見過「有深度的快樂」，是在加拿大作家艾莉絲·孟若（Alice Munro）《感情遊戲》中〈浮橋〉一篇，結尾讓我有想「起立鼓掌」的衝動。這樣的藝術作品很少見。並非刻意營造悲傷，我的目標是書寫有深度的、讓人思考的作品。很遺憾，深刻的事情大部分很難是快樂的。一首悲傷的歌，可以用哭腔去表達，但絕對不能邊哭邊唱，那會毀掉這首歌。我投入真摯的情感，但不能失控，偶然當下失控，事後還是會

把情緒修正回來。所以創作必然是感性理性兼具的。其實我哭點算是滿低的耶！投入一本書、一部電影，我還滿常落淚的，但要逗我笑就不是那麼容易了。我真的不嚴肅，只是害羞（笑）。

Q — 如何完成結構與元素龐雜碩大達 27 萬字的長篇科幻小說《噬夢人》？

言 —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長達兩年多，寫作之初我有一份筆記，從腳色設定、架構（不含我蒐集的資料）等，光架構與情節部分就已高達八萬字。因為是推理小說，所以架構一定要嚴密，務必做到即使我沒有解釋，讀者也可自己理解閱讀與詮釋。我先做了一張年表，寫作過程，不時會翻閱筆記，依照我的年表，思考那個時代是否有這樣的科技，是否有合理的時代感。

科幻小說的優勢是「極端」。像是把一個人的記憶徹底換掉，這種不合理的「極端」，在科幻小說中，只要設定合理的架構，就是一個很棒的、完全合理的情節。

《噬夢人》雖有明顯科幻內容，但其實真正的架構是部推理小說，若要歸類為科幻小說我也不反對。兩年間斷斷續續也完成了《拜訪糖果阿姨》一書。

Q — 《零地點 GroundZero》是你積極介入社會的方式，談談此書創作過程、內容。

言 — 因這本書希望能有些社運效果（笑）。諷刺的是，這其實要歸功主政者，急於推動核四公投，讓我卯足全力書寫。長期以來，我一直在構思一本以「原爆」和人類文明為題的小說，但想法尚未明確。而行政院長突然提出核四公投，促使

我決定暫時縮小範圍，集中書寫這些我所研究與認知到的核電議題。

《零地點 GroundZero》是我很直接介入社會的創作，這個過程我閱讀且收集非常多的資料，書中推理與時事交錯進行著，杜撰了時間、背景，但用了真實的政治人物、名嘴等名字，也採訪了消息來源。雖是推理架構的虛構故事，資料部分卻是以一種調查研究的態度去寫作。內容設定核災已經發生後的狀況，人類開始收拾善後的過程，小說中能看到執政者與利益相關者們的謊言，更有民眾的無助與無知，以及他們受到的悲傷磨難。

Q — 小說中，口語的對話與強烈的畫面性，賞讀節奏已相當精采，未來是否有跨領域合作的計畫？寫作計畫？

言 — 2012 年受香港浸會大學之邀到港擔任一個月的訪校作家，其中一場活動與鄧小樺、廖偉棠對談，我先挑出《噬夢人》裡的一段文字，由鄧小樺朗讀與主持，媒合舞蹈演出；廖偉棠則提供他的攝影作品，與我的詩一起做成影像，很感謝幾位香港文壇朋友協助我首次嘗試跨界詮釋作品。

口語的斷句與對話讓我的小說具備「劇本」的特色，畫面性強烈，這也是我個人偏好，我很喜歡有畫面感的東西。畫面感很強的文字，或許會有一些跨界合作的可能性，但我不會去預設什麼，能繼續專心創作即可。未來的計劃有兩個選擇，一個是續寫《噬夢人》第二部曲，時間背景會較的第一部曲更往前推，比較像是它的前傳；另一個選擇則是另闢一新題材來創作。■